

首届上海话大奖赛开赛以来，参与者热情虽很高，暴露问题却不少——

“小上海”为啥不会讲上海闲话？

本报记者 吕剑波 见习记者 王文佳

众多市民参与“上海话·上海情”《谈天说地阿富根》首届上海话大奖赛的热情让赛事组织者很欣慰，但比赛中暴露出众多“小上海”上海话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，也令人担忧。

被列为时下中国三大方言之一的上海话，目前面临着怎样的困境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保护上海话，有何新的思路？

尴尬

“小上海”报名最多，仅10人入围决赛

9月1日，“上海话·上海情”《谈天说地阿富根》首届上海话大奖赛的决赛将在百联西郊购物中心中庭广场拉开帷幕，经过层层选拔的28名选手将展开最后的角逐。“这次大奖赛筹备了半年多。”大赛的主办方之一、长宁民俗文化中心主任顾富国说，“8月初比赛开始以来，市民的参与热情让我们很高兴。”

参加海选的市民来自全市13个区县，共有469人。他们按照年龄和籍贯分为“老上海”“小上海”和“新上海”三组进行比赛。

让人有些意外的是，“老上海”组和“小上海”组的年龄分界线是35岁。“之所以以35岁作为分界线，主要是考虑了我国全国性推广普通话的时间。”顾富国解释，“基本上35岁以下的人，都是在推广普通话的语言环境下生长起来的。这部分‘小上海’的上海话水平普遍不如‘老上海’。”

比赛的过程中，这一点也得到了印证。三组中，“小上海”组的报名人数最多，占总人数的50.7%，但进入总决赛的人数只有10人，比“老上海”组少了3人。

“比如在初赛里，我们要求选手用上海话朗读一篇文章，有不少‘小上海’就一句话都读不出来了。”上海市民俗文化协会会长仲富兰说，“当然，这种题目是有点难度的，毕竟这些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的。但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‘小上海’的上海话水平。”

此外，不少‘小上海’的上海话发音也不标准，比如上海话自称代词“我”，正确的发音应该是ngu，但不少人发成了wu。

困难

说上海话环境越来越少，处境不乐观

“以全国性推广普通话时间来分组，这说明上海话在推广普通话后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。”仲富兰说，“并不是说不该推广普通话，所有人都知道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。但在推广普通话中的一些具体做法，有待商榷。”

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，上海学校统一使用普通话授课，很多中小学校甚至课间活动时也不许说上海话，对说方言的学生给予扣品行分的处理，这让很多孩子错过了7岁以前的语言学习黄金期。

媒体传播方面，几乎所有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中的上海话内容都被取消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沪语电视连续剧《孽债》受到广大上海市民的喜爱，但第二部沪语连续剧在开播之前被叫停，很多上海话培训班也因为学员不够而关门。

“这次大奖赛冠名的《谈天说地阿富根》就是一档电台上海话节目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它也停播了。”仲富兰说。

如今，这批“上海话式微”的第一代经历



新民图表

制图 戴佳嘉

【焦点关注】

参赛选手怎样操练上海话？

今年81岁的肖燮钧是进入决赛年龄最大的选手，“从小到大都讲上海话”就是他的上海话秘笈。遇到谁他都是先讲上海话，看交流不通才改用普通话。

说起上海话的传承困境，老先生很镇定：“消失是不可能的，但它会演变。”据肖燮钧的考究，从最早的本地话到现在的上海话经历了数次变化，先后融入了苏州、宁波等多种口音。现在的年轻人和老年人说的上海话也不一样。很多青年人用的词，如“酷”“嗲”“说大话”，他一开始都听不懂。在他看来，变化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标准，你说一个版本，他说一个版本，大家交

流起来就会困难很多：“英语有国际音标，普通话有汉语拼音，上海话也需要有一个标准，这样才能让大家说到一起去，有利于上海话的发展。”

“小上海”组的万紫千红虽然才6岁，讲起上海话来也毫不含糊。从他牙牙学语开始，家里人就教他讲上海话。上学前，几乎没有人跟他说普通话，小家伙从小跟着奶奶唱上海弄堂里的歌谣，他还喜欢周立波的海派清口，不仅爱看，还善于模仿。要参加决赛了，万紫千红这两天正在爸爸的指导下练习新节目——用上海话讲神笔马良的故事，希望能捧块金牌回来。

这样的考题也不好做。

“复赛中，我们考他们现在的新词汇，比如闪婚、微博、麦霸、打酱油等等，让他们用上海话解释意思，然后还要造句。”仲富兰笑着说，“这些词别说他们了，我都要想一想才能用上海话正确发音。”

然而，这样的题目在仲富兰看来，正是体现了上海话需要与时俱进。

“上海话曾经是很与时俱进的，许多现代汉语中的词汇，比如自来水、电灯泡、马路、洋房、沙发、麦克风、敲竹杠、小儿科等等，都是来自上海话。”仲富兰说，“但是，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20年里，只出现了一个语式‘勿要忒……’，以及‘淘浆糊’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。因此，上海话要发展，只有吸收新的事物，这样才能具有活力。”

“上海话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，现在人们说的上海话和二三十年前的已经不一样了。保护传承上海话，也不应该非要回到之前的发音和语法。”

欣慰

近来许多人开始关注上海话，说上海话

去年上海两会召开期间，毛时安等32位政协委员就“保护沪语”进行了联名提案，

和之前两个上海人从小学习上海话不同，湖南妹子周香10年前才来到上海。为了能尽快融入上海的生活并且留下来，她找了个上海老公，“我的上海话基本上都是他教我的”。周香开始时只是跟老公讲上海话，后来老公的家人都成了她的沪语老师，现在她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，平时在家也都是用上海话交流。这次看到有上海话大赛，抱着玩一玩的心态，她和老公、女儿一起报了名，但是老公、女儿相继被淘汰，现在她要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备战决赛。

回首比赛过程，她发现自己更增加了一份对上海话的热爱，也开始更多地要求女儿讲上海话：“用上海话交流会增加一份亲切感，帮助我们更快地拉近和周围上海人的距离，更好地和他们沟通。”

指出保护规范沪语刻不容缓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，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对上海方言和海派文化的保护意识，公共场合说上海话、用上海话的人也多了起来。

目前，已有学者编撰了上海方言词典，包括《上海话大词典》《上海方言俚语》《上海话语法》等。教育部门在主要的公立幼儿园内，都配置了会讲上海话的教师，孩子们每周会上一节上海话的课程。很多中小学校开始开展上海乡土文化、沪语知识、沪剧等类型的课程教学。

2002年起，《谈天说地阿富根》节目重新与听众见面，今年6月，上海本土新闻节目《新闻坊》开设周末沪语版。多条公交线路开始用沪语报站，航空公司返回上海的班机上也出现了上海话广播。近年来，不论是周立波亦庄亦谐、寓教于乐的海派清口，还是《老娘舅》等以上海话为主要语言的电视情景喜剧，都受到了广泛好评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上话热潮。

2011年，第一本上海方言小说《弄堂》出版，该书使用了上海话正字，还标注了上海话音标。如果按照本届上海话大奖赛的分组，作者胡宝谈还是个“小上海”。

“这次大奖赛能引起大家这么多关注，已经让我们很欣慰了。”顾富国说，“越多人开始说上海话，上海话的发展一定会很好。”